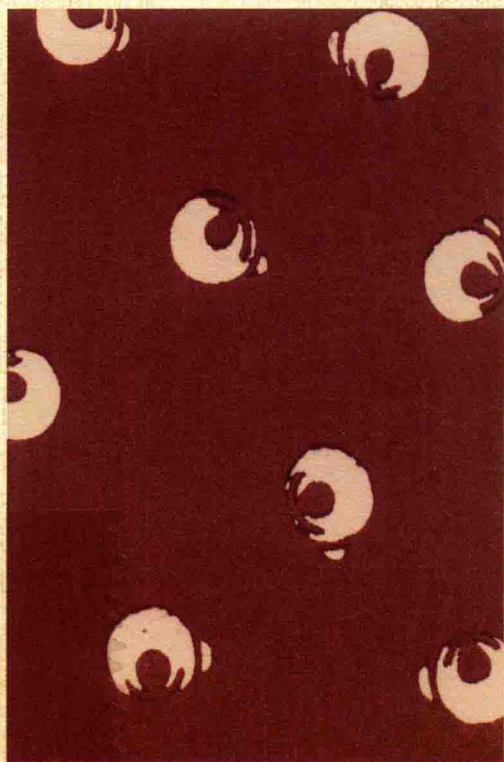


日本经典文库

玻璃门内

夏目漱石^{〔日〕} 著



吴树文 /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日本经典文库

玻璃门内

〔日〕夏目漱石——著

吴树文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玻璃门内/(日)夏目漱石著;吴树文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(日本经典文库)
ISBN 978-7-02-013817-3

I. ①玻… II. ①夏… ②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近代 IV. ①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27177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王皎娇
封面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27 千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.625
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817-3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作者像

春风风人，秋雨雨人

在日本，提到作家夏目漱石，可说无人不知。最常用的一千日元纸币正面曾以夏目漱石的肖像为图案。至于夏目漱石的作品，从袖珍型的文库本到各种开本的文集、全集，始终是书店常备的热门书。而且，儿童读物、青少年读物、知识教养丛书、中老年爱读书目以及各种文学名著书目里，都少不了夏目漱石的作品。

夏目漱石在世四十九年，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四十九年。近代日本确立时期的日本社会中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、社会事件乃至明治文明的形式及表现，都在夏目漱石的作品里有所反映和论述。

夏目漱石的出现，使日本近代文学面目一新。在自然主义文学主导文坛、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，漱石文学独树一帜，摆脱劝善惩恶式的教训主义故事格局，对人间社会洞察细微，连用“讲谈”“落语”中的传统手法和写生文的技法，针砭日本文明社会的弊端，揭露金钱支配社会的丑恶现象，反映人们内心深处的孤独，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漱石作品的读者层次广泛，知识分子尤其报以青睐，置身其间，备感亲切。

夏目漱石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领袖。其住所的书斋

漱石山房，不啻是当时文人的殿堂。有才能的文学青年和作家，多在漱石的奖掖、熏陶下，成名成家于文坛。作品脍炙人口的芥川龙之介就是其中之一。从夏目漱石致芥川龙之介与久米正雄的一则普通的复信中，足可窥见夏目漱石海人不倦的形象。对于当时尚未为人所知的两名青年的来信，夏目漱石谆谆告诫，一丝不苟。夏目漱石大概从这两名才情横溢的青年身上感到了一种不祥气氛，遂殷切直言：宜超然于世间文士之评，如牛之强稳有力地迈步向前。旨在指出：勿为文坛之区区评价而喜而忧，勿介意于世间文士，要努力于己之所见、己之所尚，则佳作必为世间所承认。

其实，此乃夏目漱石一贯之思想。对人也好，对社会也好，夏目漱石极为注重其内在内发的因素，批评明治的日本社会不过是在模仿西欧的外表形态，绝非内在真髓的变革。所以，当日本因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沉浸于世界一流强国的兴奋中时，夏目漱石在《三四郎》里借广田先生之口，喊出了日本要亡国。

有人分析说，也许是因为日本尚未真正成为内在内发的国家吧，所以夏目漱石的作品至今仍在日本盛销不衰，夏目漱石亦始终是日本超越了时代的热门作家。一百年来，漱石文学在日本社会举足轻重，今后仍会不同凡响。

夏目漱石生于一八六七年一月五日，旧历是日为庚申。民间流传，生于庚申之日者，名中须带有“金”字，否则成人后多当大盗。于是父母命名“金之助”。翌年，江户幕府倒台，日本改年号为明治，步入近代化新阶段，史称“明治维

新”。如若按照日本人多用实足年数计算年龄的习惯，则漱石与明治同龄。

夏目家曾是世袭的行政官僚。夏目漱石在东京新宿区诞生时，家道已经中落，其父只是该区属下的一名小官吏。其母是续弦。夏目漱石是众多子女中的幼子，出生后未受重视，零岁时被送入旧货商盐原家当养子。婴儿时期的漱石常坐在箩筐里，同那些旧货旧物一起陈置于地摊。五年后，漱石被送回夏目家。至于复籍生家，漱石已二十一岁。当时夏目家的长子次子相继因肺病而死亡。看来，自小不运的经历，使漱石对“人间爱”敏感不凡，以致后来的漱石文学在表现“人间爱”方面亦丰富多彩。

一八八一年，夏目漱石十四岁，他离开东京府立一中，转入二松学舍求学，打下了汉学的基础。汉文的素养使漱石文学别具一格，使他驰骋文坛得心应手。比如“浪漫”这个汉字译词，就出于漱石之手而被沿用至今。当时，“浪漫主义”这一受西欧影响而风行日本的时髦流派，由森鸥外译作“传奇主义”。

其实，夏目漱石为生计虑，起先是想学建筑的。后来听从朋友米山的建议，感到选建筑专业是出于一己之得失，有志者当以天下为己任而改选文学。

一八九三年，夏目漱石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毕业，因爱吟咏汉诗，兼受中学时代的好友正冈子规的影响，便致力于俳句的创作。这对后来的漱石文学在摆脱俗气、俗臭的脱俗性上，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。漱石这个笔名典出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名著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，涵有固执异癖之

意。由此亦可窥见夏目漱石之情趣所在。

此时，夏目漱石有志于英文和英国文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，在旧制高等学校执教鞭，讲授英文，根本没有写小说的打算。

一九〇〇年，夏目漱石作为日本文部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，赴伦敦研究英文，颇感夙愿得偿。但是，赴英伊始，伦敦生活费之高昂使他拮据不安，经常嚼饼干充饥，闷闭于宿舍攻读英国文学著作。不久，他似有所悟，对这种研究产生狐疑，开始探索文学之真髓。为了这个新的大课题，夏目漱石节衣缩食，购买参考书籍，潜心探究，以致疏忽了向文部省的汇报，受到重责。

发愤研究的结果，夏目漱石写出了《文学论》。与此同时，留学经费之不足，贫困的生活现状，加上可怕的孤独感，使他的神经衰弱症日益严重。在留学期限临近之时，文部省闻说夏目漱石有病态发作之虞，遂发电，命另一名旅欧留学生护送精神异常的夏目漱石提前回国。

一九〇三年，夏目漱石回国，作为小泉八云的继任者，在第一高等学校任教，并在东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、《文学论》以及《文学评论》。但是，两年有余的极不愉快的留学生活和苦痛体验，使他对研究英国文学日益感到不安和空虚。加上精神状态每况愈下，夏目漱石遂在朋友的怂恿下，走上了创作之路。换言之，夏目漱石年近四十才开始写小说，这是小说家中颇为罕见的。但是，正因为如此，夏目漱石的小说往往蕴藉着圆熟深邃的人生哲理。第一部小说《我是猫》是借猫之眼来洞察人类社会，痛快淋漓地讽刺并鞭笞社会的



（冈本一平作《英国留学时代的漱石子》）

功利、卑俗、傲慢、野蛮，描写了明治时代知识分子良心，使人感受到人生和人性深处的真相。

夏目漱石是日本较早接触西洋文化和西洋文明的知识分子，亦较早洞察到日本的西洋文明化有重大弊端。

一九〇七年，夏目漱石不堪教师生涯的身心折磨，应朝日新闻社予以大学教授同等待遇之聘，进入朝日新闻社，成为报社专职作家，一年须发表十二篇作品。嗣后，夏目漱石在《朝日新闻》上络绎发表连载小说。入社后的第一部长篇连载小说是《虞美人草》。接着是爱情三部曲《三四郎》《后来的事》《门》，描绘了自然天成左右人生的幸与不幸，而弦外余音是：当人们在内省之下，决心不顾社会制裁也要归依自然之昔我，其结果，会不会陷入以更深的内省再度否定目前之自我的境地呢？

《门》完成后，夏目漱石到伊豆修善寺静养，一度严重吐

血，生命危笃。起死回生后，他的心境有颇大的变化。在此期间，他坚决辞退文学博士的称号，令世人惊叹。

在嗣后的三年里，夏目漱石以缀短篇为长篇的形式，发表了《过了春分时节》，发表了描绘身心疲惫与文学生涯的长篇小说《行人》、描述三角恋爱中日本人文学理念观的长篇小说《心》、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《纷扰》。

一九一六年，夏目漱石在上一年连载完《纷扰》后，发表连载小说《明暗》，但未及完成便病逝，享年四十九岁。

夏目漱石的随笔，就其文章来说，乃是日语的范文。在中国，文学本源于经史之类的文章，有“言无文，行不远”之说。日本自古以来受中国的影响，亦以随笔、日记文学为正统，体现文人的品学和地位。

这里选译了夏目漱石的四篇随笔。

《伦敦塔》是夏目漱石发表第一部小说《我是猫》之第一章时问世的。作品巧妙地展现了英国专制王朝的血腥历史。漱石的丰富想象力以及其学贯东洋西洋的素养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
《文鸟》和《梦十夜》写于一九〇八年夏。秋季起开始连载爱情三部曲。《文鸟》当是夏目漱石众多作品中最美的一篇，美丽的文鸟不啻是从他心坎里飞出来的青鸟，作品寄托着他的良苦用意。《梦十夜》则通过十个梦境，以象征的、隐晦的手法，寓意漱石对人生的疑虑和困惑。第一夜表现人对爱的期待，第二夜表现人的生存意志使人不能进入空无境界，第三夜表现人多负有沉重的原罪，第四夜表现希望之不足凭

依，第五夜表现邪恶破坏美梦，第六夜表现人之不能成全美，第七夜表现人生无非是飘蓬，第八夜表现幻象与实在之矛盾，第九夜表现于悲痛中祈求外力之虚妄，第十夜表现两性之相克。

《玻璃门内》则是夏目漱石去世前一年写的杂感性质的小品集，多为生与死的思索。他认为“死”是至高的境界，同时慨叹人无法摆脱“生”的本能和执着。

夏目漱石的作品很少直接道及其个人的生活和思想，而这几篇随笔触及了他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观，颇值得留意。

吴树文

二〇一二年春

目 录

001	伦敦塔
031	文鸟
051	梦十夜
083	玻璃门内
187	夏目漱石年谱

伦敦塔

在两年的留学期间，我到伦敦塔^①只去过一次。后来虽有过再去看看的念头，终究未果而作罢了。在这期间，也曾有人来约我同去，但我拒绝了。要是首次参观得到的印象被再次参观所破坏，未免可惜；若是被第三次参观一拂而尽，就太遗憾了。我想，参观“塔”嘛，宜以一次为限。

我到伦敦塔去，乃是在我抵达伦敦后不久的事。当时，我连方位也不清楚，更不用说地理位置了。我那时的心情犹如一只兔子——一只突然被人从乡下丢弃在繁华域区的兔子，走出门，怕被人流卷走；回到住处，又担心火车会出轨而撞到自己的房里来。可谓朝夕不安。要是在这种响声、这种人群中住上两年的话，我的神经纤维当会像锅中的鹿角菜一样，变得黏糊糊的了。有时我甚至觉得，看来马克斯·诺道^②的《退化》真是一大真理呢。

再则，我当时是一个不能像别的日本人那样带了介绍信去晋见某人、请求帮忙的人，也没有任何旧交在当地居住。因此，我只好带着惶惑的心情，在一张地图的引导下每

① 伦敦塔位于伦敦市东部的泰晤士河畔，1078年威廉一世时所建，以后屡次扩建，用来关押发动政变的王侯、贵族，曾因禁过不少历史名人。夏目漱石在1900年9月从横滨起航，10月28日到达伦敦，31日去参观了伦敦塔，两年后，即1902年12月离开伦敦回日本。

② 马克斯·诺道（1849—1923），德国评论家、作家，1893年发表代表作《退化》，从病理学角度来论述近代人的性格，认为有所退化。明治末年，此书在日本影响很大。

天出门游逛或办事情。当然，我不乘火车，也不坐马车，若是去利用这些头绪纷繁的交通工具，真不知道会被带到哪儿去呢！在这大都会伦敦市内恰如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的火车道、马车道、电车道、缆车道，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方便。事不得已，我只好来到十字路口就展开地图，在行人的推推搡搡中，定出自己前进的方向。查地图也搞不清楚时，我就向人问路；问不出名堂的话，我就找警察；警察也解决不了时，我再向别的人请教。一路上，我几乎逢人就招呼 and 询问，直到遇上识路的人为止，就这样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。

我觉得，那时候出门去参观“塔”，好像只有这么办。“既不知来处，又不知去处”这话固然禅味太重，但我现在确实不清楚我当时是经由什么路抵达“塔”下，后来又是穿过什么街回到宿处的。我绞尽脑汁也没有用，但是可以肯定，参观“塔”是确有其事的，那“塔”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真是前不得要领、后不知所以，只有忘前丢后的中间处是异常清晰的。我觉得自己犹如落到了划破黑暗的闪电梢上，转瞬即逝。这伦敦塔好像是我前世梦中的焦点。

伦敦塔的历史乃是英国历史的缩影。伦敦塔标志着那遮掩住“昔日”这一神奇物的帷幕已自行裂开，把佛龕中的幽光反射到二十世纪来了。也可以说，伦敦塔标志着那使万物流逝的时光发生了回溯，让一瓣逝去的时代漂浮到现时代来了。意味着人血、人肉和人的罪孽的结晶物尚残留在马、车和火车中的，正是伦敦塔。

当我隔着泰晤士河，在塔桥^①上骋目眼前的伦敦塔时，竟出了神，忘却了一切，不知自己是今人还是古人了。时值初冬，却很寂静。天空低垂在塔上方，颜色就像碱水桶里的汁水被搅混后的样子。泰晤士河那宛如溶进了墙土似的水流在勉强向前推进，不起波浪，也没有声响。一只帆船由塔下向前去，在没有风的河面上升帆驶船，那呈不规则三角形的白色羽翼仿佛老是停在原处似的。两条大驳船迎面而来，只看到一个船夫站在船尾处摇橹，它们也好像停在原处不动似的。塔桥的栏杆周围有白色的光影在闪动，那可能是海鸥。纵目四望，一切都是静止的，或慵懶困顿，或昏然而眠，令人有置身旧昔之感。其中，伦敦塔傲然而立，呈现出冷眼蔑视二十世纪的样子，俨然一副“不管你火车奔腾、电车驰骋，只要历史存在，我就是如此”的神态。它那岿然雄伟的景象，至今令人惊叹。这建筑物俗称为塔，而“塔”无非是一种通称，其实它是一座由诸多城楼组成的大城堡。并肩而立的城楼，形状多样，有圆形的，有方形的，但都呈阴郁的灰色，仿佛立志要把上世纪的纪念物永远留传人间。我觉得，若用石头做出二三十个那种九段的游就馆^②模型，然后并排置于放大镜下观看，就可以得到这“塔”的形象了。我久久地眺望着——站在饱含着暗褐色潮气的空气中，出神地凝望

① 架在伦敦塔东南隅至泰晤士河上的开启式大桥，两侧是塔楼，有大轮船通过时，塔楼间的活动桥开启，让船通行。

② 指坐落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坂上的靖国神社境内的西洋式建筑，系展示武器与中日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博物馆。1879年落成，1881年开馆。